

名画前排排队不难吧

◆ 徐佳和



浦东美术馆“缔造现代:来自巴黎奥赛博物馆的艺术瑰宝”展,因为汇聚逾百件西方艺术史上的名作真迹,自开放以来备受关注,几乎每天都要限流。展览方特别打造的空间——“梵高的房间”陈列了有此番来沪最为人知的作品——梵高《阿尔勒的卧室》和《自画像》,其中,《阿尔勒的卧室》是首次来华展出,因而近期赴奥赛博物馆参观的观众抱憾说:“我好不容易到了巴黎,‘梵高’却去了上海。”

名画面前人流如潮水般涌动,谁都想挤到最前排近距离毫无遮挡地“直面”梵高,与名画同框,打卡留影,后面的观展人群忍不住踮足推搡,一堆人挤在画前,难得与名画相见,却无法静心欣赏。

这几乎是当下顶级艺术展的常见景观,失序直接消解了策展哲学。以“缔造现代:来自巴黎奥赛博物馆的艺术瑰宝”为例,同一时空,策展人斯特凡纳·盖冈精心设计的“艺术对话”正被挤压,雷诺阿与塞尚的并置、高更雕塑与绘画的呼应,在拥挤与喧哗中失去呼吸的空间,观展体验不断被此起彼伏的快门声割裂,我们不得不思考:秩序管理本身是否应该进入展览设计的范畴,成为核心语言的一种?

相较之下,笔者发现2023年纽约大都会博物馆“梵高的柏树”特展提供了一种诗意解决方案。从纽约现代美术馆MoMA借展的焦点作品《星夜》与来自圣保罗、阿姆斯特丹、哥本哈根等更远地方的梵高作品共同组成的展览,名画迸发出的火花让人无法抗拒,大批观众慕名而来。馆方设计了一套数字化分流系统,观众先扫码进入虚拟队列后自由参观博物馆内其他展厅,直至短信通知临近观展时间再返回。在等候区设置“柏树主题影像区”,播放普罗旺斯风光与梵高书信摘录,将等待的时间转化为知识铺垫的机会。进入展厅,通往《星夜》的动线十分清晰,排队时观众举目便可观赏身边的梵高“柏树”主题的其他作品,画中树木向上生长,翻滚而出的卷曲笔触清晰可见。直到抵达《星夜》面前,每位观众享有30秒的专属观看时间,侧立的安保人员以手势而非声音维持秩序。如此的设计创造了双重价值,一方面,《星夜》前的静默等待

成为仪式感的体验;另一方面,分散到馆内其他展厅、露台的参观人流让整个博物馆的动线通畅起来。正如大都会博物馆CEO丹尼尔·韦斯所言:“限流虽不盈利,却是对艺术尊严的守护。”展厅的秩序管理还可以依托空间实现,以巴黎奥赛博物馆为例,其建筑由火车站改造而来,拱顶结构天然形成视线引导。但最关键的秩序策略在于,印象派杰作集中于5楼,观众需穿过暗门电梯抵达,这样的安排人为制造了参观节奏的间隙。大钟观景台又起到了分流枢纽的作用,观众在拍摄塞纳河风景后兴奋感沉淀,再进入梵高厅已然调整好观展状态。当然,延长开放时间也是一种观众分流利器。浦东美术馆开放至21时。上海博物馆自7月1日开始,直到8月17日“金字塔之巅:古埃及文明大展”闭幕,除周一闭馆日外,人民广场馆将每天加开夜场至21时。艺术与上海之夏的城市灯光共辉映。秩序的本质并非一味约束,也可能是一种时空韵律——让米勒起伏的麦浪、梵高燃烧般的柏树、高更谜一般的塔希提风情,能在现代人的目光交汇中完成对话。秩序也不是冰冷的规则,而是对艺术与观众的双重尊重——如果排队的长龙成为名画前的常态,展厅里移动的人群如一幅长长的古卷轴缓缓铺展,那安静移动的队伍本身,也是致敬历史长河中那些艺术大师的一幅动态图景。而这样的等待,恰是艺术在尘世中必要的留白。

从「村庄」走到「村庄」以外

——评刘亮程的《长命》及其他

◆ 郜元宝

从20世纪90年代初《一个人的村庄》横空出世至今,刘亮程已走过30多年文学发表的历程(创作的历史应该更长),这一过程反复证明他确实能不断给人惊喜,不断超越自我,又始终忠实于自我,是广大读者信得过的一位优秀作家。

刘亮程创作道路从“村庄”开始,从打上了刘亮程鲜明印记的关于新疆一个普通村庄的全套知识开始,或者用他本人的话来说,“我全部的学识是我对一个村庄的见识”。其实每个作家(每个人)的生命都只能从某个“村庄”或广义的地方开始。刘亮程的特点是一直固守“村庄”。但他的固守绝非抱残守缺,而是不断反省、回味、挖掘、拓展,由此不断丰富和提升他关于“村庄”(虚构的“黄沙梁”“碗底泉”或现实中故乡新疆沙湾市)的各种知识。他迄今为止的写作,就是不断改写其关于“村庄”(关于中国某个地方)的知识。

跟许多读者一样,我也很早就震惊于他的“元气之作”《一个人的村庄》。但我也并不疑虑。我不知道(或者说担心)从如此罕见的起点开始,刘亮程还能走多远?他能走到“村庄”以外的地方吗?若他去了别的地方,又会以怎样的方式再回到“村庄”?他在空间上将如何触达“村庄”以外的无数对应物?比如外地、城市、家族、国族、世界。当然我也好奇,他将如何展开“时代”“历史”“过去”“未来”这些任何类型的文学都无法回避的流动性时间概念?

很惭愧我并非研究刘亮程的专家,但有限的跟踪、关注、浏览告诉我,他的创作似乎也正是在一步步努力解答上述问题。《一个人的村庄》之后的散文集《大地上的家乡》,以及小说《虚土》《凿空》《捎话》《本巴》,包括最新的长篇《长命》,不仅频频走出“村庄”,走到外地,走向大大小小的城市,走向家族、国族、世界这些似乎绝对凌驾于“村庄”之上的宏大概念。他也努力超越时间的阻隔,走向过去和未来,甚至向死亡发起正面强攻,使人鬼杂处,幽明相通,在改写村庄知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改写中国文学关于生与死的知识。

在不断拓展的时空框架中,刘亮程不仅写“人”,也写了包围人(或与人共处)的整个世界,写世界上各种颜色、气味、声音,写风、土、动植物,甚至高天、神鬼与魂魄。他不仅“贴到人物来写”,更贴着天地来写。他呈现给读者的不再只是写人的书,更是他蓄谋已久,也曾反复预告的“见鬼之作”。

他的作品犹如“村庄”戏台上的戏曲,首先唱给鬼神听。人只是旁观者,偶尔也听到一些,分享一点。但这种说法更像是刘亮程擅长的修辞和话术,需要作一些必要的“翻译”。毋宁说这三十多年,刘亮程不断从“村庄”走向“村庄”以外无数的地方,也从“人”走向“人”之外无数的他者。但他总不会忘记丈量当代中国人生存的广度、深度与高度,亦即人的存在复杂多元的可能性。

《长命》写家族历史,写族谱(包括那些仅仅起过名字却并未出生的家族成员),写死者的游魂与生者不断对话,写生者的魂梦以及特有的精神状态(比如“恐症”)如何向着悠长的家族和村庄的历史敞开——所有这些都是借助文学来拉长个体及群体的生命,以照见人存在的丰富内涵。

三十多年来刘亮程很幸运没有丢失其罕见的元气、灵气与才气,但他又并不满足、并不完全依赖其天赋的元气、灵气与才气。他向外国文学、古代文学、民间文学、现当代文学学习了许多,所以他每部作品的写法都各不相同。他尤其向三大民族史诗《江格尔》《玛纳斯》《格萨尔王》学习了许多。他甚至把《突厥语大词典》看了好多遍。

前年参评茅盾文学奖,我也曾为《本巴》争得面红耳赤。事后回想,不禁汗颜。对《本巴》所依托的文学与文化传统,我知道多少?《长命》思考生命的短暂与绵长,其文化和宗教背景,我相信许多读者也不甚了然。所以更重要的还是要向作家刘亮程学习,不仅学习他创作的文本,也学习其创作所依托的丰富的所学。



《F1:狂飙飞车》实景 实拍 实感

◆ 厉苒苒

竞技体育的真

影机阵列创造的360度视角,让观众得以从方向盘后方目睹轮胎与柏油路面的微观博弈。镜头里飞溅的橡胶颗粒,被速度扭曲的视野边缘,座舱内混着机油味的急促呼吸,共同构成了一种超越剧情的“速度现象学”。

另一方面,真实车手、真实赛道、真实比赛都呈现出一个真实的F1赛车世界。电影中的不少镜头,其实都是2023赛季F1不同分站的现场新闻报道拍摄。影片中的匈牙利大奖赛,刚一发车,男主就目睹眼前两部赛车相撞起飞。而现实中,这正是2023赛季,Alpine车队在匈牙利大奖赛上所遭遇的双车出局。连视角都没变,直接拿CG套用中国车手周冠宇的车载视角。影片最后字幕出现,才发现,原来背后早有高人——七届F1世界冠军刘易斯·汉密尔顿作为联合制片人,与技术顾问深度参与,确保了赛车细节的专业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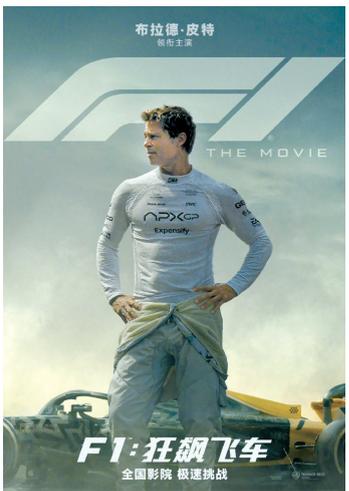
当看着布拉德·皮特和马格努森缠斗,追击维斯塔潘,逼退汉密尔顿,最终和勒克莱尔一起上领奖台,是不是有一种超现实感?这种让F1车迷惊呼“彩蛋”的惊喜背后,其实是对竞技运动的致敬。

更真实的,是影片对赛车运动的解构——F1的本质从来不是单纯的速度竞赛,而是人类与物理法则的残酷对话。空气动力学、轮胎损耗率、燃油燃烧效率,这些参数在影片中获得了与角色同等重要的叙事地位。而对于车迷而言,F1赛事最令人着迷的车队策略、进站时机、组件升级等环节,也都得到了详尽而生动的展示。

赛车,从来都是体育电影最爱的题材。但要拍好赛车电影,却也不简单。不但需要大量的专业支撑,更需要体现体育竞技的真与燃。体育电影的燃,其实不需要太多剧本设计,因为体育竞技的背后,细节故事本就动人。在类型叙事层面,该片展现出惊人的纪律性。它像一辆精调过的赛车,所有零件都服务于“创造纯粹赛道体验”这个核心功能。桑尼与乔舒亚的师徒关系避开了滥情陷阱,他们的冲突始终围绕赛车理念的不同而展开:直觉派与数据派的对抗实则是两种时代精神的博弈。而这,更让人不由得联想到,昔日初出茅庐的汉密尔顿在赛道上与车王舒马赫的对抗,一样的天才与传奇的抗衡,甚至连肤色都如出一辙。

体育电影究竟应该怎么拍?《F1:狂飙飞车》给出的答案简单而深刻:让镜头成为运动的参与者而非旁观者。当汉密尔顿亲自调整引擎声浪的混音比例,当主演每天承受超过正式比赛强度的离心力训练,这些创作细节共同构建起一种当代电影罕见的“肉身真实感”。而在这个CGI越来越精致的年代,或许正是这种笨拙的真实,才能重新唤醒我们被数字特效麻痹的感官神经。

实景!实拍!实感!当30000个零件组成的赛车在镜头前咆哮而过时,观众收获的不仅是两小时的娱乐,更是一个关于电影本质的隐喻——所有伟大的影像,最终都要以肉身来呈现。真实,才是电影最本质纯粹的内核。



是什么样的电影,能让这个地球上开车最快的一群人甘愿来为主角作配?

又是什么样的电影,能让已年过花甲的昔日巨星再次圈粉,打造出又一部堪称经典的代表作?

是最近正在上映的电影《F1:狂飙飞车》!当电影最终定格在冲线瞬间,观众收获的不仅是一个励志故事,更是一次回归电影本身的感官震撼。

夕阳红的燃

如果用一句话来简单概述这部电影,或许可以这么说:最美不过夕阳红,退休再上岗的赛道传奇用实力让后辈明白,你大爷还是你大爷!

就好像剧中布拉德·皮特饰演的桑尼·海耶斯酷爱的上世纪90年代穿着那般,这部电影有一种复古的燃——没有炫酷炸裂的特效,却以真实让电影重新回归纯粹的视听效果和激情热血。

电影真实到什么程度?一方面,特制IMAX摄影系统以克为单位计算配重,确保在300公里时速下仍能稳定捕捉演员面部肌肉的抽搐;微型摄